

建构良好草原音乐文化 生态环境之断想

——西部大开发与草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好必斯

一、草原自然生态环境恶化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蒙古人民世代生息繁衍在这水草丰美、富饶美丽的千里草原,并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灿烂草原音乐文化。然而草原音乐文化赖以繁衍生息的美丽草原,却在一百年的时光里,出现了严重的沙化、退化现象,有的草场寸草不生,有些人为了破坏的草场已成为沙尘暴的祸根。茫茫草原已无法负载来自天灾人祸的重负,不得不“休牧”。

还我美丽草原的呼声,应追溯到一百年前,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朝政府在蒙古地区推行所谓“移民实边”,放垦草原政策,将大片优良牧场强行开垦为农田。这样,滥垦草原、耕作粗放,使沙漠扩大,草原恶化,严重地破坏了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一百年来这种后患,真乃无穷也。如果说,一百年前腐朽没落的清政府违背草原牧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严重破坏了草原自然生态环境的话,那么,七十年前“嘎达梅林”率领草原人民造反起义,为的不仅仅是蒙古人民的土地和利益,更为了保护草原自然生态环境。生态问题也许不是我们这些民族音乐学家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大声疾呼:要想保护传承草原音乐文化,并使其不断繁荣发展下去,首先要保护并治理草原音乐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草原生态环境!

二、草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堪忧

当铁路、公路延伸到草原深处时,带来了一种现代文明和域外文化,同时,也给草原音乐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这里发生了强烈的前所未有的碰撞。

城市在膨胀,草原在缩小,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渐渐被定居游牧所代替,古老的勒勒车摇曳出多少神奇

而古老的游牧文化,而今勒勒车渐渐成为牧区旅游景点的观赏物。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变迁,必然带来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

马背民族创造了灿烂的马背文化。对蒙古民族来说,骏马不仅是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也是蒙古民族情感的寄托,甚至是生命的一部分。“牧人、骏马和草原,以及三者的合理结合”^①构成了草原音乐文化的基本因素。草原与马背是草原音乐文化的摇篮和载体。而今,骑着冷冰冰的、毫无情感而言,只会做机械动作的摩托车去放牧,怎能体会马背民族的内心感受?更谈不上马背文化的创造了。如果长此下去,再过百年、千年,草原音乐文化将向何处去?令人担忧!

近年来,电视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体和信息传递的媒介,在广大草原得到了长足发展,草原牧民不必走出草原就可了解大千世界。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种文明与进步,但随之而来的,自封为现代文化的精神垃圾,也无时无刻不在渗透着这片音乐文化的净土。面对这些,草原在步入现代文明的同时,草原音乐文化能不能固守着自己传统音乐的纯洁和令人神往的草原神韵?令人担忧。

三、草原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措施

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唤醒了沉睡千年的草原,也给草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当丰富的草原地下矿藏即将被人类开发利用时,我们更应加强对草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建构一个良好的草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故此,笔者提出以下五点保护与传承措施:

(一)加大经济投入,紧急抢救濒临失传的蒙古族民间音乐艺术

关于这个话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不止一次讨论过,真可谓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每每讨论关于民族民间音乐的保护传承及抢救的问题,我们毫无疑

问地达成共识,包括文化主管部门的政府官员,也答应出资给予支持,但真正实施,又有几笔经费能够到位呢!在国家经济好转、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实施的今天,我们已没有任何理由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了,应立即行动起来抢救濒临失传的民族民间音乐。

如:草原游牧文化的珍品——潮尔的传承情况不容乐观。潮尔(古籍记为“抄儿”)有四种形态:①潮尔·哆(即合唱形式),②呼麦·潮尔(人声喉音),③冒顿·潮尔(即胡笳),④乌他顺·潮尔(即弓弦乐器)。前三种潮尔形式的传承情况基本可以。如作为合唱形式的潮尔·哆,已较普遍地登上了音乐艺术舞台,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冒顿·潮尔,即胡笳的演奏已有年轻人传承下来。前不久有幸在中央电视台听到了这远古的遗音。关于呼麦·潮尔,在内蒙古已有一些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学习、继承呼麦·潮尔。但仅靠三五个人的力量怎能继承这千余年来形成的草原游牧文化的珍品?能否真正掌握,谁也没底。乌他顺·潮尔的情况,更令人担忧。据我掌握的情况:1958年,著名的潮尔艺术大师色拉西先生(1887—1968)曾招收过五名闭门弟子,在原内蒙古艺术学校进行培养。如今,这五名弟子中的四名早已改行的改行,放弃的放弃,只有一位真正继承了大师的绝技,他就是内蒙古艺术学院的教授,潮尔、马头琴演奏家、教育家敖特根先生。而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曾做过多方努力,试图以多种形式保留潮尔的演奏法及音像资料、曲谱、史料等,但终因经费等原因,未能留下多少资料。前不久,这位身怀绝技的老先生已身患重病住进了医院。抢救民族民间音乐已不是喊口号时候,而应脚踏实地多做实事,否则我们将愧对子孙,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面对一些无法再生的草原音乐文化品种,我们应做些什么?令人深思。

(二)加强音乐母语教育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要靠她的下一代来完成。传承主要是本土传承和本族传承。因此,加强音乐文化的母语教育,建立具有鲜明草原音乐文化特色的蒙古族音乐教育体系和教材体系,对建构良好草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经过一大批音乐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拥有了自己的蒙文中小学音乐教材,且为五线谱版,令人高兴。但教材的编写也不尽完善。笔者曾对内蒙古五年制蒙古语授课的小学音乐教材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十册音乐教材中共收录了212首歌曲、器乐曲作为曲例。其中,蒙语歌曲及器乐曲(包括外蒙歌曲)93首,外国及汉族歌曲、器乐曲88首,蒙古族短

调民歌32首,蒙古族长调民歌只有4首,而独具草原文化特色的潮尔一首未见。草原长调民歌及潮尔是草原游牧音乐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急需下一代传承的草原音乐之魂。作为政府行为在广大草原牧区发行的蒙文小学音乐教科书,以这样的比例安排教学内容,很难说突出了教材的民族特色。教材中的汉族音乐、日本音乐、朝鲜音乐、俄罗斯音乐、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外来音乐文化以相当的比例占据了教学内容。当然,我们并不排斥外来优秀音乐文化。蒙古民族对外来文化、艺术历来持开放吸收政策。早在成吉思汗时代、窝阔台汗时代、蒙哥汗时代以至忽必烈时代,历代统治者从不排斥外来文化,对外来文化采取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文化政策。也许正是这种吸纳百川的民族胸怀与文化意识才使得今日的蒙古族音乐更为博大精深。问题在于对蒙古族青少年进行音乐教育时,我们更应注重本民族的音乐文化艺术的灌输,即音乐母语教育,注入其民族音乐文化的基因。至于学习吸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是以后的事了。

记得,在一次作曲专业的招生考试中,我曾请一位城市考生背唱一首蒙古族民歌,他思索了许久之后唱出这样一段歌曲:“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也许是他惟一记住的一首蒙古族“民歌”了。啼笑皆非之余,我们不能不反思我们的音乐教育体制和教育思路,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民族的兴旺取决于她的文化的兴旺,而一个民族的消亡则始于她文化的消亡。民族音乐的教育现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加强音乐母语教育,探索传承新路,应积极采取措施。如:在用蒙语授课的小学里,音乐教师在给学生留作业时,能否要求学生每周至少要背唱一首蒙古族民歌,这样五年下来每人就能背唱二三百首民歌了。巴托克为弘扬匈牙利民族音乐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及伟大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三)探索传承新路

草原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不能仅仅靠民间传承,而为了更系统的传承与发展,必须培养高层次、高文化的艺术人才。近年来,蒙古族传统音乐艺术的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长调、马头琴的演唱演奏人才。但近年来生源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尤其是长调演唱专业的生源更为匮乏。城市长大的蒙古族青年根本不具备演唱长调歌曲的人文背景和生活背景,而牧区考生不是差在视唱练耳就是文化课未上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笔者主张:一是在草原深处建立长调生源基

地,委托当地有关部门培养、培训、推荐考生,同时,长调专业的招生应深入到草原深处。二是在草原上建立长调艺术的教学、实习基地,每学期或每学年安排一定的时间,深入草原进行教学。繁华的都市培养不出优秀的长调歌唱家。三是在长调专业的招生政策、招生制度、招生方法上争取更大的灵活性,探索民族传统音乐艺术教育的新路。

四、成立蒙古族声乐艺术研究中心

蒙古族长调民歌是“草原游牧音乐文化的基本标志”^②和典型代表,也是蒙古民族为世界乐坛做出的重大贡献。早在半个世纪前蒙古族草原长调民歌就已走向世界。著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宝音德力格尔教授的一曲《辽阔的草原》,以其博大精深、富于哲理性的草原长调音乐文化内涵和高超的歌唱技法征服了世界乐坛,为民族赢得了荣誉。

一位欧洲歌唱家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上聆听了蒙古族长调民歌后无不惊叹地说:“没想到在草原上、沙漠上竟然有意大利美声唱法。”这当然是一种认可和赞美。但我认为,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演唱方法及演唱风格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具有自我鲜明特色、独特风格与歌唱技法的声乐艺术。

半个世纪以来,长调声乐艺术的教学与科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些有识之士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如:我国歌唱家拉苏荣先生,歌唱家、音乐教育家格日乐图博士、牧兰教授等都为蒙古族声乐艺术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做了大量田野工作和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为蒙古族声乐艺术体系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这样一个科学体系的探索与建构只靠三五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故此,我建议成立蒙古族声乐艺术研究中心。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基本保证。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不能只停留在民间传承。蒙古族声乐艺术研究中心可设在中国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会,也可设在内蒙古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继而形成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规划的学科研究,并可辐射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如与蒙古国在草原音乐研究上的合作应该是顺理成章、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建构一个科学的蒙古族声乐艺术体系。其研究内容可包括: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演唱技法、歌唱风格、理论体系、历史变迁、记谱方法等等。成立蒙古族声乐艺术研究中心有利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有利于研究成果的集中

整合,形成强大的研究力量;也有利于研究成果的权威性;更有利于建构起一个系统的、规范的蒙古族声乐艺术体系,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草原音乐文化。

五、采取文化环保措施

大力扶持常年活跃在草原上并对草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的建设起着重要作用的“乌兰牧骑”。

诞生于1957年的乌兰牧骑,在近半个世纪里,以其短小精悍、机动灵活、风格浓厚的特点常年活跃在草原牧区。为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传承草原音乐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具有浓郁草原音乐文化特色的精彩文艺节目,深受广大牧民的热烈欢迎。巡回演出之余,乌兰牧骑队员还要为牧民进行综合文化服务。

在新形势下,特别是草原文化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乌兰牧骑的文化环保意义不可忽视。乌兰牧骑这一草原文艺轻骑兵,像驰骋在千里草原的文化环保使者,把传统的、民族的、健康的、积极的精神食粮带给草原牧民;又像散落在广袤草原上的一朵朵小花,顽强地守护着这片文化净土。占领草原文艺舞台,传承民族音乐文化,保护草原文化生态环境,乌兰牧骑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各级政府及文化主管部门应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

如果把草原比作一个广阔民族音乐的棋盘来布局、建构草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的话,那么,加大经济投入、加强音乐母语教育及蒙古族声乐艺术的理论研究、探索民族音乐的传承新路、切实采取文化环保措施等几步棋将是建构良好草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提供的行动思路。

①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

②同①,第153页。▲

好必斯(蒙古族) 生于1957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现任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旋律学会会员,中国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作品有:管弦乐《草原英烈交响诗》、合唱《托起太阳的人》(获国家级银奖)、大提琴叙事曲《马头琴的传说》等数首作品发表在《音乐创作》。先后在国家级学术会议及学术刊物上发表《草原音乐传播形态与特征研究》《草原长调民歌演唱中的时空感》《蒙古族长调民歌钢琴伴奏写作织体探析》等学术论文十余万字。

(责任编辑 徐冬)